

端午话白鹅

□张晓红

从前每逢端午前夕，家乡周隘陈村，总能看见毛脚女婿送来的节担里，卧着一只头顶点红的大白鹅，在竹箩里嘎嘎啼鸣。儿时凑去看热闹，房东婆婆总打趣：小姑娘快快长大定亲，自有少年提着点红白鹅上门。

婆婆的话果真应验。那年端午，我与丈夫尚未下聘，他家便挑来了端午节担：粽子、大黄鱼、蹄膀、炆蟹、桂圆一应俱全，竹箩中还有一只头顶红点的大白鹅，伸颈高声啼鸣，几番欲跳出竹箩。丈夫悄悄告诉我，这只鹅叫声洪亮，前一只生性安静，母亲特意调换而来。原来本地端午送节，白鹅是核心礼俗，鹅声清亮洪亮，才算吉利合意。

此俗由来已久，并非本地独有。上古婚嫁六礼，以大雁为聘礼信物，大雁守时节、行序规整，寓意尊卑有序、信守婚约。可野雁难以捕捉，古人便以大雁驯化而来的家鹅替代。方言里“送鹅”谐音“送我”，含蓄寄托女婿的倾心之意。久而久之，送鹅演变为民间婚嫁礼仪，岳父母收下白鹅，便是默许亲事。

旧时村里多户人家养鹅，五六岁孩童持细竹枝便可放牧。村中小河清塘水波澄澈，白鹅浮水悠然，恰应诗句“野水浮天碧，鹅儿弄日黄”。生人走近，白鹅便昂颈向天长鸣，鸣声回荡村落，清越高亢，自带几分傲气。

儿时我们最爱背诵骆宾王《咏鹅》，偏爱“曲项向天歌”一句。白鹅脖颈柔韧修长，从不怯缩避人，只会昂首放声啼鸣。《禽经》记载，鹅鸣可驱毒虫、驱蛇鼠，古人因此养鹅看家护院。老电影《古刹钟声》中，古庙特务饲养白鹅，借鹅鸣辨识生人、通风报信，

儿时看罢只觉新奇。

未曾想，后来丈夫也养了一只白鹅，相伴十余载，前不久安然离世。它一夜长眠于鹅棚，毫无征兆，我与丈夫难过许久。十余载朝夕相伴，白鹅早已如同家人。它忠心护院，对生人戒备极强，外人入院，便振翅伸颈上前警示，即便客人落座客厅，依旧守门长鸣，唯独丈夫一声呵斥，它便安静顺从。

丈夫时常训导白鹅，外出临水游玩时，叮嘱它善待路人、避让孩童，不可啄人乱叫。白鹅灵性十足，在外温顺乖巧，孩童围拢抚摸，它从不伤人，格外温顺。纵是护院时气势凌厉，白鹅依旧仪态从容，不卑不亢，宛若风骨君子，一身白羽，昂首有度，让人满心怜爱。

这只白鹅品性温良，心性宽厚，家中一众老母鸡同食时，它总会主动退让，让母鸡先啄食，自己吃食残渣；夜里院门紧闭，它会扯咬丈夫裤脚长鸣，提醒外出迷路的母鸡归家；我遗失手机被孩童捡走，它一路鸣叫引路，帮我们寻回手机。细碎善事数不胜数，尽显赤诚忠心。

古来文人笔下，白鹅是风雅意象。王羲之写经换鹅，观鹅悟书法笔韵，千古流传。文人爱鹅，爱的是鹅一身傲骨、随性自在，契合文人清高本心。

可伴我多年的白鹅，褪去文人笔墨风雅，满是市井烟火温情。丈夫坦言，日后遇见良种雏鹅，还想再养一只。端午送鹅的民俗、庭院养鹅的日常，早已融入乡土文脉。它既是刻在乡土血脉里的传统文化风雅，亦是平凡烟火中，治愈人心、温润岁月的精神慰藉。



△生成图



作者父母亲在绍兴旅游时留影。

岁月粽香，

端午忆慈颜

□海暇

宁波西乡的端午，向来不喧嚣，就藏着一屋草木清气、一锅灶间烟火。老话讲“立夏挂蛋，端午挂蛋”。立夏挂蛋是孩童凑热闹，端午挂蛋，是母亲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仪式感。

每到端午前后，街边粽香漫起，我总会想起老家的碱水粽，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岁岁年年，风物依旧，只是故人不在，想来满心酸涩。

小时候的端午，都是被母亲的烟火唤醒的。天刚蒙蒙亮，西乡村坊还罩着薄雾，别家还静悄悄的，母亲早已在灶间忙活。她先挑出圆润的鸡蛋鸭蛋，洗净入锅，清水文火慢煮，不添任何佐料，焖出来的蛋白自带干净的烟火香气。

蛋晾凉后，母亲便拿出提前搓好的五彩丝线，细细编出小巧的蛋兜。把蛋稳稳装进去，挂在我与弟弟的衣襟纽扣上。彩线轻垂，圆蛋摇晃，是儿时端午最欢喜的装饰。她总一边整理一边叮嘱，端午挂蛋，祛病安康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。收拾妥当，才催着我们上学。

那天的校园，满是童真热闹。下课铃一响，孩子们纷纷亮出胸前的蛋，两两对碰，清脆的蛋壳脆响此起彼伏。赢了意气风发，输了的也不懊恼，剥壳吃掉，满口鲜香。我向来护着母亲给我的蛋，小心翼翼比试，多半能赢。那时年纪小，只觉得这颗蛋格外硬，后来才懂，是母亲的心意给了底气。就算放学蛋壳磕出细纹，我也舍不得丢，细细吃完，才算圆满过了端午。

从学校回来，母亲早已市集买回新鲜菖蒲和艾草，理顺扎束，挂在大门两侧。青碧枝叶贴着木门，清冽的草木香飘满全屋。乡下习俗，端午悬蒲挂艾，能驱蚊虫、净宅气、保家人顺遂。年年青绿摇曳，都是母亲最朴素的期许。

而我最惦念的，始终是母亲亲手做的碱水粽。本地碱水粽从不用花哨馅料，素米裹就，吃的是纯粹的米香、粽叶香和草木碱香，是刻在骨子里的老底子味道。

母亲做粽，坚守最传统的古法。她平日会攒下晒干的稻草、倭豆壳，端午前烧成干净草木灰，兑水搅匀，静置沉淀，滤出清亮的灰碱水。这一手天然碱水，是外头机器粽子永远复刻不出的地道滋味。

头天夜里，她就把糯米淘净，泡进晾凉的碱水中。一夜浸润，雪白的糯米慢慢变成浅姜黄色，颗颗饱满透亮。粽叶是往

年晒干留存的毛竹笋叶，提前泡软、逐片刷洗、捋平边角、剔除绒毛，这样的粽叶包粽不涩口，煮出来清香十足。

次日清晨，灶火燃起，母亲搬个矮凳坐在灶前包粽。几十年的手艺，动作娴熟利落。两片粽叶叠起，随手一卷就是规整的漏斗，不漏半粒米。舀入糯米轻轻压实，翻折裹紧，再用箬壳细条捆扎，力道刚好，不松不紧，煮出来棱角端正、绝不散架。

我和弟弟蹲在灶边静静看着，盯着竹篮里的粽子越堆越多，心里满是期待。灶里柴火噼啪作响，火光摇曳，映着母亲温柔沉静的眉眼。那时日子很慢，灶间很暖，只要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，心里就无比踏实。

包好的粽子整齐码入铁锅，加满清水，文火慢焖数个时辰。煮粽最是急不得，慢火炖透方能入味。缕缕香气从锅盖缝隙漫出，先是粽叶的清香，慢慢混着米香与碱香，飘满小院、漫出墙门，邻里街坊都能闻到。

我们隔三岔五就凑到灶边追问熟了没有，母亲总是温柔安抚：好粽不怕久煮，慢炖才够软糯。待粽子煮好捞出晾凉，粽叶微微泛黄，剥开便是金黄透亮的糯米，紧实软糯。蘸上一勺白糖，入口清甜回甘，纯粹的味道，是童年最珍贵的舌尖欢喜。

年少时总以为，这样的端午岁岁如常，艾草常青、粽香常伴，母亲会一直守着灶台，为我们忙活年年岁岁。那时的寻常烟火，如今想来，全是求之不得的福气。

又是一年端午，街头粽香依旧，各式粽子琳琅满目、精致花哨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模样，门上挂艾悬蒲，煮蛋编兜，让孩子体验碰蛋的乐趣，复刻儿时所有的端午仪式。可仪式俱全，唯独少了最亲的人。

灶前再也没有那个早起忙碌的身影，再也没有人连夜泡米、文火煮粽，再也没有人细细叮嘱我们端午安康。母亲不在了，属于我的原味端午，终究彻底落幕了。

世间风物依旧，只是人事全非。买来的粽子再精致，也没有母亲手作的温度；再热闹的孩童嬉闹，也寻不到母亲含笑凝望的模样。年年粽香岁岁飘，我念的从来不是粽子的味道，而是小时候为我煮粽、护我岁岁平安的母亲。

清风拂过，艾草飘香。一念及此，满心酸涩无言。岁月流转，粽香如故，世间再无慈颜相伴。唯借一缕端午清风，遥寄我绵长无尽的思念。